六三：不能破例

麥奇沉默著，咀嚼着手裏的話。她回答得很得體，麥奇主意。」麥奇站起來。「現在你休息吧，我不打擾你了。」

「你也睡吧，明天早點兒起床。」

「好，明天見。」……

翌晨，天空陰霾逼佈，還飄了一陣鵝毛細雨，氣溫比平時下降了好幾度。因爲天氣不大好，這個星期天旅行的人少了，小海灣更沒有半個泳客的影子。

晨早，子薇的舅父照例送汽水和麵包來，但到小士多來買東西的人却寥寥可數。這時候，麥奇有空替子薇畫畫了。

他拿着畫板和畫紙到石屋前的棚架下，子薇正坐在那裡聽音樂，「空山鳥語」的迷人音樂在周圍的空間迴盪。

麥奇沉默著，咀嚼着手裏的話。她回答得很得體，麥奇說。

「算了，日記是寫給自己看，不是寫給別人看的。」子薇說。

「不能破例一次嗎？」

子薇搖頭。接着，她補充說：「也許，將來會給你看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麥奇高興地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說着，子薇把日記本放進抽屜裡去了。

「莎琳綁在她的信裡提到你，你會不高興嗎？」一會兒，麥奇又小心翼翼地問。

「她太誇獎我了，雖然有點誤解，但這是因爲她不清楚實情，不知者不爲罪，我不會怪她的。」子薇說。

「你說明天替我畫畫是嗎？」

「爲了不使氣氛凝重，子薇轉換了話題。

「是的，我希望有時間。」麥奇說。

「明天，咱們還有一個很好的節目。」子薇說。

「什麼節目？」

「暫時保守秘密，明天才告訴你。」子薇故意賣個關子。

麥奇沉默著，咀嚼着手裏的話。她回答得很得體，麥奇說。

「算了，日記是寫給自己看，不是寫給別人看的。」子薇說。

「不能破例一次嗎？」

子薇搖頭。接着，她補充說：「也許，將來會給你看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麥奇高興地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說着，子薇把日記本放進抽屜裡去了。

「莎琳綁在她的信裡提到你，你會不高興嗎？」一會兒，麥奇又小心翼翼地問。

「她太誇獎我了，雖然有點誤解，但這是因爲她不清楚實情，不知者不爲罪，我不會怪她的。」子薇說。

「是的，我希望有時間。」麥奇說。

「明天，咱們還有一個很好的節目。」子薇說。

「什麼節目？」

「暫時保守秘密，明天才告訴你。」子薇故意賣個關子。

二四五：動物四類實驗效奏

新發現馬來半島原有哈瓦納栗子，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，郭若安已知：果肉色金黃，深於哈瓦納；含的情之素，强於哈瓦納的高達一百五十倍。但有兩點，必須實驗，其是對男性之作用，是否有可能太强，而有反作用；二是能不能似哈瓦納的，對女性可同樣增强情欲。

他反對先用人試，更不敢用於他自己和房特比，怕不可收拾。他決定在他的實驗室外，添置了一所較大的動物園，準備了：狗、猴子、生物化學實驗用的白小鼠、和鷄，都是雌雄二類。首先將未發育的半歲大的狗隻——先注射雄狗，都用新的馬來栗果素製成的液汁。動物園聘來了兩位大學動物系學生，兼工的用功青年。他叫他們中間的一個，抱小狗，由他親自注射，先雄後雌，然後一狗一籠飼養。

「以動物論，小白鼠較快，猴子最慢——因爲人類是猿人傳下來之一個支線。」他講解給兩個助手聽，於是再往了兩隻白鼠——「都分開用小籠子關着，對每一籠作牠們生活情況的紀錄，每一小時一次，每日六次。」兩位助手是房特比大學的學生，這對他們的動物實驗可作爲功課成績之一部份。

只經過一天，小雄鼠竟强大了五分之一，兩且雌雄皆在籠內亂竄不安。小狗不同，連日食量大增，牽了散步時，拖力甚强。郭若安心中安慰，顯然有效。隨即對雌雄小猴子和鷄，同樣作了注射，都是隔日一次。鷄鼠用量小，狗與猴子多一點。先七天的紀錄，四種動物，都有顯明的變化。他這夜告訴了麗琪，他同她已不再服用所製的「情之素丸」，因爲青年男女，順其自然，如用此素增長歡樂時間，在新隙代謝原理上，勢必增加人體的消耗力，而人體則是全靠「生活」維持的——空氣、陽光、運動、休息、食物。房特比相信了這同一道理，所以同他情婦姬娜，也不再用。

麗琪的母親女伯爵倩同王治功，離開了紐約，乘橫貫鐵路——當時的八日旅行，沿途下車住一夜，向太平洋岸的加州行進，準備先小住，他們帶去了五大瓶情之素丸。因爲女伯爵有時須用一點，她對丈夫的雄姿英發，視爲幸福之源。

郭若安得到了實驗初步結果了：猴子成長了，狗較快，最快的是鷄與鼠。他見到大學一位教東方學的柳博士，告訴他：「中國古書記載，一是天生陽瘠者，下部奮起；二是傳說某中醫竟用一種海產動物，令一掌櫃的太監重作了大丈夫。」

二四五：暗中保護

現代江代湖實錄之八

修羅門

田長歌

伍家富日：「一日都係阿占電話吩咐但去香海大酒店咖啡座見面。」

牧者曰：「大佬，你是否準備放我生路？」

阿占曰：「睇不你是否識做至得。」

牧者馬上通知伍家富對方約見之事。

伍家富日：「你放心去見佢，睇吓佢點，有手足暗中保護你。」

阿七講了一番又軟又硬道理，心知伍家富聽得入耳，問題在牧者點做。

返到仁義堂，阿七與客家周、師姐容商議，客家周曰：「照咁睇，阿占已操勝券，阿七，就算擺到條販運大麻內綫，亦有乜用，對方早已轉軚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！應該擺教徒名冊。」

阿七曰：「辣椒仔去搜查過，但搵不到名冊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可能收藏在銀行保險箱，叫阿占設辦法迫佢交出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救個班騷入歧途無知少女最重要。」

牧者等了三日，接到阿占電話吩咐但去香海大酒店咖啡座見面。

牧者曰：「大佬，你是否準備放我生路？」

阿占曰：「睇不你是否識做至得。」

牧者馬上通知伍家富對方約見之事。

伍家富日：「你放心去見佢，睇吓佢點，有手足暗中保護你。」

阿七聽了一番，心知伍家富聽得入耳，問題在牧者點做。

返到仁義堂，阿七與客家周、師姐容商議，客家周曰：「照咁睇，阿占已操勝券，阿七，就算擺到條販運大麻內綫，亦有乜用，對方早已轉軚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！應該擺教徒名冊。」

阿七曰：「辣椒仔去搜查過，但搵不到名冊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可能收藏在銀行保險箱，叫阿占設辦法迫佢交出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救個班騷入歧途無知少女最重要。」

牧者顯然日：「我條命倒數九開始，有有保護並布分別。」

牧者依時出門邊有一輛車坐了三條大漢，知係伍家富手下。

牧者自載的士店，前往香海大酒店，入咖啡座坐低，叫了咖啡，三條大漢亦已入座，就坐隔離柏。

但牧者等了一個鐘頭，不時游目四顧，始終有人前來接洽。

再坐一個鐘，依然係牧者寓所。

牧者等了三日，接到阿占電話吩咐但去香海大酒店咖啡座見面。

牧者曰：「大佬，你是否準備放我生路？」

阿占曰：「睇不你是否識做至得。」

牧者馬上通知伍家富對方約見之事。

伍家富日：「你放心去見佢，睇吓佢點，有手足暗中保護你。」

阿七講了一番又軟又硬道理，心知伍家富聽得入耳，問題在牧者點做。

返到仁義堂，阿七與客家周、師姐容商議，客家周曰：「照咁睇，阿占已操勝券，阿七，就算擺到條販運大麻內綫，亦有乜用，對方早已轉軚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！應該擺教徒名冊。」

阿七曰：「辣椒仔去搜查過，但搵不到名冊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可能收藏在銀行保險箱，叫阿占設辦法迫佢交出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救個班騷入歧途無知少女最重要。」

牧者顯然日：「我條命倒數九開始，有有保護並布分別。」

牧者依時出門邊有一輛車坐了三條大漢，知係伍家富手下。

牧者自載的士店，前往香海大酒店，入咖啡座坐低，叫了咖啡，三條大漢亦已入座，就坐隔離柏。

但牧者等了一個鐘頭，不時游目四顧，始終有人前來接洽。

再坐一個鐘，依然係牧者寓所。

天堂夢斷

文-明司 畫-家格

圍範越我對你許不也

後天既到，上午十一點半，李薇在寓所附近候到莫平開車來，她故意不與他約在寓所樓下，怕遇到林太史丹拉而已！

他們在銅鑼灣停了車，即往一家西餐室。他們叫了東西，他去打電話，不久回來，告訴她訂了西貢一家酒店的房，這時他給她六萬元那張本票。她進了煽洋葱腸、龍蝦與牛扒、咖啡後隨他去取車。車開，他對她說：

「我說到澳門有公事。」

「對太太如此說？」李薇問。

「是的。早晨我到過公司了。」

車入隧道，莫平駕右手駕車，左手對她侵犯，她笑着說他猴急，他道：

「我對你特別，一切特別，所謂瘋狂，沒有過火，我已回到青年時代。打仗：隧道口濕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不是指汽車在走的海底隧道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不要進去。」

莫平左手退出，李薇取了車窗下的面紙給他抹手。他說：

「山高林茂風水好。」

「那方面也有風水？」李薇笑了。

「我善看風水呢！」

「你又沒看到。」

車已早出隧道，莫平答道：

「我手上有眼睛。」

「你不駡閑人多矣！亦摸人多矣。」

「我要印一張名片，專門給小姐們……」

「名片上在『莫』字旁加挑手。」

「我須聲明，要我作主動可以，絕對不能捨正路而弗由。」

「決不另闢蹊徑。」

「再告訴你：我的口舌是駡作接吻之用的，也不許你對我越範圍。」

「在中國，古時候女人也有用口的呢！」

「但我反對，上下有別。」（二四五）

「打令：你真聰明，此刻……」

「此刻怎樣？」

「你也可以對付我。」

「如果在晚上，我會一試，白天不敢，你不必猴急，此刻到明天上午，人是你的。」

「我要怎樣玩就這樣玩？」

「我須聲明，要我作主動可以，絕對不能捨正路而弗由。」

「決不另闢蹊徑。」

「再告訴你：我的口舌是駡作接吻之用的，也不許你對我越範圍。」

「在中國，古時候女人也有用口的呢！」

「但我反對，上下有別。」（二四五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機會不多

平安夜地鐵乘客破紀錄。可惜每年只有一天。

也是指標

當局着手檢討港府醫院門診功能。

希望先行減少投訴。

受損失者

明年時間慢慢一秒。秒秒鐘都係錢者將受損失。

人之心

天鈎主撈嘉鳳圖

二四五：動物四類實驗效奏

新發現馬來半島原有哈瓦納栗子，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，郭若安已知：果肉色金黃，深於哈瓦納；含的情之素，强於哈瓦納的高達一百五十倍。但有兩點，必須實驗，其是對男性之作用，是否有可能太强，而有反作用；二是能不能似哈瓦納的，對女性可同樣增强情欲。

他反對先用人試，更不敢用於他自己和房特比，怕不可收拾。他決定在他的實驗室外，添置了一所較大的動物園，準備了：狗、猴子、生物化學實驗用的白小鼠、和鷄，都是雌雄二類。首先將未發育的半歲大的狗隻——先注射雄狗，都用新的馬來栗果素製成的液汁。動物園聘來了兩位大學動物系學生，兼工的用功青年。他叫他們中間的一個，抱小狗，由他親自注射，先雄後雌，然後一狗一籠飼養。

「以動物論，小白鼠較快，猴子最慢——因爲人類是猿人傳下來之一個支線。」他講解給兩個助手聽，於是再往了兩隻白鼠——「都分開用小籠子關着，對每一籠作牠們生活情況的紀錄，每一小時一次，每日六次。」兩位助手是房特比大學的學生，這對他們的動物實驗可作爲功課成績之一部份。

只經過一天，小雄鼠竟强大了五分之一，兩且雌雄皆在籠內亂竄不安。小狗不同，連日食量大增，牽了散步時，拖力甚强。郭若安心中安慰，顯然有效。隨即對雌雄小猴子和鷄，同樣作了注射，都是隔日一次。鷄鼠用量小，狗與猴子多一點。先七天的紀錄，四種動物，都有顯明的變化。他這夜告訴了麗琪，他同她已不再服用所製的「情之素丸」，因爲青年男女，順其自然，如用此素增長歡樂時間，在新隙代謝原理上，勢必增加人體的消耗力，而人體則是全靠「生活」維持的——空氣、陽光、運動、休息、食物。房特比相信了這同一道理，所以同他情婦姬娜，也不再用。

麗琪的母親女伯爵倩同王治功，離開了紐約，乘橫貫鐵路——當時的八日旅行，沿途下車住一夜，向太平洋岸的加州行進，準備先小住，他們帶去了五大瓶情之素丸。因爲女伯爵有時須用一點，她對丈夫的雄姿英發，視爲幸福之源。

郭若安得到了實驗初步結果了：猴子成長了，狗較快，最快的是鷄與鼠。他見到大學一位教東方學的柳博士，告訴他：「中國古書記載，一是天生陽瘠者，下部奮起；二是傳說某中醫竟用一種海產動物，令一掌櫃的太監重作了大丈夫。」

八九：當年的桃柳村

港海辛 外桃源

嫦文嫦媽的家，就是大嶼山下桃柳村。多優美的環境，村子，幾十戶人字瓦頂磚屋，排成一字屹立着，門對面是水泥坪，坪對開是桃花園，園對開是大沙灘，沙灘對開是清可見底的花大海……村後，有桃園，亦有菜園瓜園，園後荷花池，池後是個小草場，草場後面是傾斜山坡，坡上屹立着避雨亭。

嫦文是從東涌娶嫦媽回村，兩口子靠種桃花爲生活。他們長年辛勤，種植桃花，到農曆歲晚，夫婦倆把含蕾待放的桃花，逐棵逐棵包紮好，砍下，用木船運去香港的年花市場售賣。

大嶼山桃花村的桃花，在港九年花市場，大大有名。桃蕊蓄動，枝繁蕾多，至於開放的桃花，以大朵、燦紅、耐開見稱。嫦文嫦媽，從出售桃花所得，可以應付一年開銷。另外在後園種點玉米、瓜菜，自用或外賣，賺點錢儲蓄。

夫婦倆只有一個兒子，表哥繼祖，比慧清大四歲，長得一拳高大，只去梅窩讀到小學畢業，便再也沒機會升學，留在家帮爸爸嫦媽種桃花、養鷄子。山村小子，對父母毫無怨言，全身心投入種植差事。

他呀！種出全村最好的桃花，每年賣高價，賺錢較多。慧清很愛桃柳村。過去七八歲時，便常常搭上爸爸的機動艇，去到桃柳村，在嫦文嫦媽家住幾天。

在這仙境（她七八歲時這樣認爲）似的山窩裡，她和繼祖常攀山，下海，玩得快樂。桃柳村的天空，會飄漾過她們最初的歡欣笑聲；青石板路和沙灘印下小伴侶最初的戀情足跡。

到十二三歲，她去的次數更多，心田已不知不覺種下繼祖那麼一棵生命樹。

讓哥哥縷縷按去香港求學，受現代都市洗禮，但她仍想念繼祖，想念桃柳村，只要有空，便設法去那山窩，聽山風吹拂，讓海浪冲洗。

開心

十六：番女多情

姓鄭的臉色微變，道：「不許再囉嗦，待在下進內請示！」言畢走進雅廳，此刻外面已麕集了不少御林軍，齊雲高料不到官兵來得這般快，有點心驚。

未幾，姓鄭的又出來，道：「相爺請捉拿反賊，事不宜遲，亦是朝野之實，若能順利捉到反賊，朝廷必然有賞！」許仲山大喜，連連下令圍攻。

方正天急問：「鄭兄可會將小弟之名告訴相爺？」

姓鄭的冷冷地道：「提過，相爺請府內並無閣下此人！」

齊雲高指着方正天喝道：「且慢！鄭總管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鄭總管微微一愕，道：「在下怎認識他？」

「你既然不認識他，如何請錯，相爺清楚回答，並無此人！你們還不快把反賊拿下！」

方正天道：「在下不信，我要去見相爺！」許仲山帶人一湧而上，攔在方正天身旁。方正天喝道：「再不讓開，在下便不客氣了！」

齊雲高哈哈笑道：「可笑方兄至今尚好夢未醒！人家只是利用你！收留你們兩個，解散了獵鷹會，如今目的已達到，兩位已再無利用價值，借人殺之，乃上上之策！」

方正天怒道：「齊雲高，你不可出口傷人，一定是姓鄭的沒有稟報相爺！」

楊長輕嘆道：「三弟，齊大俠所說極有道理，今日只能自保，不能再求人了！」

鄭總管高聲道：「許隊長，你們還不動手，萬一走漏了一個，或是驚動了相爺和諸位大人，恐怕你自己也得準備吃官司！」那些御林軍未待許仲山下令，已湧上急攻。（四六三）

三一：說服區蘇作証人

馬成問道：「難道十多個黑市工人，沒一個肯做証人，說是由陳光僱請的嗎？」

督察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一共十四個無証工人，除一個跌死之外，了其餘十三個，我已經逐個問過，沒有一個人承認與判頭認識，都說是剛剛像蔗來港。」

「說謊！那些人來港工作已經三個月，昨天剛好約滿，判頭陳光要發人工給他們，我還憑死者何均，在他傾到人工之後，替他購買電視機。那陳光在發人工之前，通知你們前往拉人，顯然是想賴賬！」

「他們都不願作証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！」

「讓我跟他們講講好不好？」

督察望了馬成一眼，似乎對他的自告奮勇，有所懷疑。

「我跟死者何均是好朋友，我認爲他死得冤枉，這都是判頭陳光造成的。他一個告密電話，就可以怪回十多二十萬人工，而且還害了一條命，讓他逍遙法外，第二次又再害人，實在沒有天理！」

「好，我讓你試一試！」

馬成却請督察把區蘇找出來，跟他見面。原來馬成從何均口中，知道區蘇是個頗爲斤斤計較的人，便從他入手，說明陳光這樣做，目的是賴賬，到時陳光這樣做，目的是賴賬，到時陳光這樣做，目的是賴賬，到時